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

XIANDAXING DE
ZHUQIU YU
PIPING

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

吴先伍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

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

吴先伍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 / 吴先伍著. —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12-02648-4

I. 现... II. 吴... III. 柏格森, H. (1859 ~ 1941)
— 影响—近代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5-53②B56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7056 号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

In Pursuit and Critique of Modernity

——Bergson and Chinese Modern Philosophy

吴先伍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安徽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发 行 部：0551-2833066 0551-2833099 (传真)

组 编：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0553-3883577 388357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965 × 1270 1/32 印张：10.375 字数：258 千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2648-4/B·150

定 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吴先伍，1971年生，安徽枞阳人。1991年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教系，1995年获学士学位；2000年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获哲学硕士学位；2003年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获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外国哲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近年来主要从事现代性问题研究。发表论文十几篇，代表性论文有：《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可能性追问》（《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技艺：科技与人文的交汇》（《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9期）、《超越善恶对立的两极》（《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1期）等。



博士文丛（第一辑）

心性与德性

——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

戴兆国 著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

——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

吴先伍 著

旧埠到新城

——20世纪芜湖城市发展研究

章征科 著

解组与重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方 青 著

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

王 昊 著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

方国学 著

拿破仑帝国与欧洲一体化进程

张士昌 著

文明的撞击与困惑

——近代江淮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研究 沈世培 著

《博士文丛》编委会

主 任：蒋玉珉

副主任：刘登义 王世华 王 伦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伦	王世华	王先俊
王绍武	朱 平	朱家存
孙国正	孙胜忠	刘登义
巫 俊	李琳琦	陆 林
张 毅	张传开	房列曙
周志俊	赵广超	姚本先
聂刘旺	黄时中	龚基云
阎蒙钢	蒋玉珉	谢昭新

提 要

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就已完成了从古典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性成为西方所关注与思考的重要问题。由于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来的,因而与宗教神秘和神本主义相对,它包含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个方面,而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现代性在其起始阶段就涵括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方面。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启蒙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唯一内容,从而使人走向物质化、片面化。柏格森哲学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西方走向现代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近代中国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之间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这就为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产生影响创造了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之间又不相同,其所背负的传统与她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使得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吸收利用柏格森哲学的过程中,又往往不能如其所是地对待柏格森哲学,而是按照自己的实用目的来任意地曲解柏格森哲学,从而使其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服务。而这也就构成了本论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

西方现代性的建构是其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却与此不然,她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西方的催逼,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性,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就涉及到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反传统主义者利用柏格森哲学强调创造进化的特点,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必然是激烈的反传统,并且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学习与模仿;梁漱溟等新传统主义者则

抓住柏格森对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坚持认为以柏格森哲学为代表的生命派哲学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复兴的信号,所以,不但中国的现代性,而且世界的现代性都必将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复苏。中西调和论者试图在二者中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建立一条即中即西、不中不西的现代性,宗白华提出了融合说,朱光潜则主张距离说。但三者在对立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共同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柏格森哲学的过去本体论;认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形态。

由于科学精神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近代中国要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就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科学的问题。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柏格森哲学是建基于科学之上的,所以,以柏格森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也必须以西方的科学精神扫除中国的封建迷信。新传统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指出,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从而宣扬直觉的重要性,而直觉恰恰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白华与朱光潜则认为,理性与直觉由于适用范围不同,因而都有其重要性,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必须对二者进行恰当地汲取,而柏格森哲学所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人文精神的终极指向必然是人的自由,而这正是柏格森哲学关注的重点,这也就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在探讨实现自由之路的时候,自然地与柏格森哲学建立起联系。反传统主义者一方面将自由看作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其看作中国自强图存的手段。这样一来,个人自由在相当程度上就被忽视了,从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最终导致与自由的悖离。新传统主义者与唯美主义者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反对人被当作一种手段,所以利用柏格森的意志自由理论,突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反对以集体来压制个人。

在这种对柏格森哲学的不同理解当中,所蕴藏的是对中国命

运的关切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设想。但由于他们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本身缺乏必要的分析,没有很好地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导致了柏格森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因而并不能以柏格森哲学来解决中国建构现代性的问题。所以柏格森哲学在近代中国的没落乃是历史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柏格森哲学与中国从此绝缘,柏格森哲学由于其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同时也由于中国已经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以,柏格森哲学仍以一种非常隐蔽的形式存活于现代中国。

ABSTRACT

The western world has turned into modern society from classical era since Renaissance, so modern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e western thinkers focus on. Because west-modernity was brought forward just for opposing religious theology,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m, and they were contrary to Mysticism and the idea to consider God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at led to the fact that original modernity had two aspects: Enlighten-Modernity and Aesthetic-Modernity. But during the subsequent developing process, Enlighten-Modernity became the only content of modernity, which materialized and unilateralized human beings. Jus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produced by modernity, Bergson put forward his philosophic system.

There are a lot of resemblances between modern China and Renaissance, which provide the precondition for Bergsonism's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in China.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Because of the special tradition and the problems modern China confronted, thinkers could not deal with it as it is, contorted it discretionarily according to his own practical purpose, and made it serve China's modernity construction. The questions above are the core of this thesis.

Realization of modernity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produced by western history, but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is. Because compelled

by the West, the traditional China had to turn into the modern China. So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Wes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s a most important problem for China. Anti-traditionalists, as Li Da-zhao and Chen Du-xiu, employed Bergson's Creative Evolution Theory to defend the opinion that in order to construct modernity, we must overthrow tradition and copy west modernity. Neo-traditionalist just as Liang Shu-ming insist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Bergsonism be the sign of the revival of Chinese tradition, because Bergson criticized the western society. So not only China modernity but also world modernity was to revive Chinese tradition. Conciliationist wanted to find a way to construct China modernity which to some extent stays between west and China. Zong Bai-hua considered Conciliatory theory as the best way to solve that problem, while Zhu Guang-qian suggested Distancing theory. Though they seem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fact, they had made same mistakes: both of them forgot Bergson's past ontology and thought modernity has only one form.

Because scientific spirit is one part of modernity, China have to deal with science rightly for the sake of changing from classical era to modern era. Anti-traditionalist thought Bergsonism was based on science, so it gave us a proof that, in order to establish China modernity, we should use western science to replace Chinese superstition. On the contrary, Neo-traditionalist pointed out that criticizing scientific reason and advocating intuition were the important parts of Bergsonism. Intuition was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Zong Bai-hua and Zhu Guang-qian pointed out that, both reason and intuition were useful though they fit different areas. So we should

use both of them when we construct China modernity. Bergsonism set a good example for China.

The ultimate goal of humanism is freedom, freedom also is the emphasis of Bergsonism, so most ideologists of modern China kept relations with Bergsonism when they looked for the way to turn freedom into reality. Anti-traditionist on one hand considered freedom as their aim,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onsidered it as a tool to make China rich and keep alive. So personal freedom was ignored by them. Neo-traditionalist and Aesthet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uman's value and opposed to consider human as a tool. So they use Bergsonism's freedom theory to emphasize personal freedom, opposing collectivity suppress individual.

The different comprehensions of Bergsonism indicated their different concerning about China's fate and the different ways to resolve practical problem. But because Chinese ideologists didn't particularly analyze Bergsonism and its background, they didn't connect Bergsonism with Chinese reality, which made Bergsonism deviate from Chinese reality. And they couldn't use Bergsonism to construct China modernity. So inevitably, Bergsonism failed in China. But that didn't mean it insulated from China. The problems Bergson had discussed have universal value, and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so Bergsonism still functions unnoticeably in China.

序

除了人所共知的一段封闭时期以外，20 世纪中国思想界一直以高度的开放态势努力吸取西方哲学的营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重新诠释古代哲学经典，建构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系统。20 世纪初到“五四”时期首度达到一个高峰。在这一段时间内，法国现代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及其生命哲学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忽略的。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他虽然没有达到像达尔文、卢梭那样炙手可热的状况，至少也是与杜威、罗素齐名的大人物。不但其最重要的著作如《心力》、《创化论》、《形而上学引论》、《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笑的研究》等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它们大多不止一个译本）出版，梁启超、林宰平、张君勱等学术界名流还曾经到法国访问过他，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柏格森也接受了邀请，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中国人的研究热情，1921 年《民铎》杂志为此出版了“柏格森专号”，集中展现了中国学者的柏格森研究。如果这些还好象只是表面热闹的话，那么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家运用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来批评与反省中国文化传统，梁漱溟、熊十力等在构造其哲学体系的时候吸收生命哲学的要素讨论形上学，朱光潜、宗白华等的美学理论中也有明显的柏格森思想之印痕，则表明柏格森哲学确实已经实质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

不过，在研究哲学史的传承关系和跨文化的比较哲学研究中，“影响”两字实在有些含糊和笼统。就柏格森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而言，如果我们不能说明中国哲学家如何理解、诠释和批评柏格森哲学，如何将他们对柏格森哲学的解释与他们处理中国问题——现实的关切和哲学的建构——的方案相结合，所谓“影响”就不免是空洞的说辞。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会不断接触到柏格森哲学，20多年来坊间也出现了若干介绍和研究柏格森哲学的著作，但是柏格森哲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关系，如果用最简明的说法即“柏格森在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图景，似乎并没有看到系统全面的研究问世。2000年秋，吴先伍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随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接受我的建议，将《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这自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它不仅要求对柏格森哲学有真切的解读，而且要对前述“影响”有系统的剖析。经过3年的努力，先伍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论文通讯评审和答辩时得到多位同行专家的好评，论文中的某些章节早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近安徽人民出版社又决定出版这部论文。我本来乐观其成，作者又希望我作一序文，所以赘言几句，向读者推荐这部值得一读的著作。

明智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部论文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讨论柏格森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关系的著作。不过其重点并不在历史事实的梳理，对之，以往出版的有关著述已经提供了大概的线索；先伍侧重的是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的“柏格森现象”做出理论的解释。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柏格森哲学在中国曾经引起不同文化立场的哲学家的共同兴趣；但仔细的分析却指引人注意到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与之共鸣的元素并不相同。换言之，当初“柏格森热”这一哲学史现象的背后，不同的中国

哲学家或中国哲学派别实际上所赞成和发挥的并不是同一个柏格森。这是否只是重复“盲人摸象”的故事？还是原有所本？作者以为，这根本上是由柏格森哲学的复杂性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中国哲学家解读柏格森时所处语境的复杂性决定的。简而言之，是对现代性的双重态度折射到哲学的创作和研究。在柏格森，其哲学本身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内部批评”；在柏格森的中国解读，则是由于“对现代性的追求和批评”及其二者之间的复杂纠缠。具体地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是对19世纪以来流行的单线进化论或线形的进步主义的批评和修正，其强调创造原则的一面，为激进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所激赏，以此来证明中国的现代性理应表现为激烈的反传统；但其对机械论和目的论的双重批评，则被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视为世界历史运会转向的信号，预兆了中国的现代性应该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复兴。柏格森对待科学的态度也颇让中国人疑惑，著名的“科玄论战”表明当时中国的学术精英对科学能否解决人生问题的回答，处于“是”与“否”的两极，而柏格森却用一种完全具备科学形态的哲学来批评科学理性或者遵循严格决定论的科学方法。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中，就有人以柏格森哲学的科学形态来强调中国的现代性之科学内涵；而人文主义者以为，柏格森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科学（实际上主要是经典物理学）和工具理性的批评，他的直觉理论被阐发成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之证明。在这样两造之间还有第三方，他们是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在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上，他们主张融合说或距离说，实际上是主张“不中不西”或“即中即西”的现代性方案；在科学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柏格森哲学证明的是理性与直觉适用范围不同，各有其重要性，都应该有所吸取。所幸在自由的问题上，柏格森的立场似乎被大家所

公认，但是当它转进到社会学或伦理学的领域，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在“群己之辩”上所遭遇的困难，即“自由”到底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遵照集体优先原则行事，始终是争论不休。由此，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柏格森现象”画面，在“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这一多少带有吊诡色彩的光束下，不同派别的思想都得到了言之成理的解释。尤可注意的是，通常人们研究柏格森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绝少注意到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而这部论文却告诉我们这两位美学家的工作并非局限于美学，何况事实上柏格森对中国的现代美学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这一点在“柏格森与中国近现代哲学”这一整体画面中获得了恰当的阐明。

柏格森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当时的法国曾经红极一时，尤其是他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1927），在当时曾经享有极高的声誉。现在我们可以知道的不仅有他当时授课如何受到普遍欢迎的许多故事（比如贵妇人会事先派仆人在他上课的讲堂占据座位，在他的传记里你可以看到人们挤在窗外听他讲演的照片），而且有威廉·詹姆士和怀特海那样的大哲学家对他的推崇备至。不止一个科学家承认从柏格森的哲学获得了创造的灵感。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P.霍尔斯特洛姆在《授奖辞》中这样预言柏格森哲学的前景：“人们如果了解柏格森精深的思想体系足以引导一代代的才俊，无疑地会断定：他的未来影响将比他已经产生的重要影响要大得多。他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作为诗人，都不逊色于他同时代的伟人。”^①但是在其身后，作为一个昔日的文化名人，他很快便风光不再，最致命的是，在学院圈子之

① [法]柏格森：《生命与记忆——柏格森书信选》，陈圣生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内，柏格森哲学也长期颇受冷落。与此相映成趣，20世纪40年代以后，柏格森哲学在中国哲学界几乎完全不被提及，直到80年代以后，才有了某种转机。按照作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柏格森热”其实是中国哲学家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我们的前辈在解读柏格森的时候，似乎现实的关切过于急迫，总是希望从西方教师那里寻到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难免误读了柏格森。而这种误读正是柏格森哲学在中国很快就黯然无光的重要原因。

把柏格森看作西方现代性的内部批评者，如果从柏格森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看，可以有更多的问题去探讨。大卫·康奥纳如此描述柏格森的自相矛盾状况：“作为一位哲学家，他致力于研究西方哲学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如心身关系问题、自由与决定论问题，以及整个实在的最终本质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彻底的回答。就这些问题是哲学领域中传统主流的问题来说，他可以说是谙熟内情的。然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就该传统而言，柏格森是一位局外人。这是由于他拒不接受贯穿在西方传统之流中并通过这个传统传下来的哲学观念，而是试图寻求一种根本不同的观念来取代它。这里所说的哲学传统观念就是理智锻炼的观念，其全部做法就是旨在解决上述种种问题的推理。然而在柏格森看来，有关人及其周围世界的那些基本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甚至无法从理智方面作适当的表述。柏格森提出，直觉，一种对于具体事物的自我验证的本能，可以取代理智在哲学中传统首要地位。”^①正是直觉或直觉主义——或者像维护理智主义传统来批评柏格森的所有人所乐意称呼的

^① [英]伊丽萨白·迪瓦恩等编：《20世纪思想家辞典：生平·著作·评论》，贺仁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